

陶公生于晋宋易代之际，故《晋书》《宋书》《南史》对其均有记载，三版皆存不同；又昭明太子撰《陶渊明集》，系传一篇，这四者都是现代学者研究渊明生平的重要参考资料。故而一并收录。

《晋书·陶潜传》

原文：

陶潜，字元亮，大司马侃之曾孙也。祖茂，武昌太守。潜少怀高尚，博学善属文，颖脱不羁，任真自得，为乡邻之所贵。尝著《五柳先生传》以自况曰：“先生不知何许人，不详姓字，宅边有五柳树，因以为号焉。闲静少言，不慕荣利。好读书，不求甚解，每有会意，欣然忘食。性嗜酒，而家贫不能恒得。亲旧知其如此，或置酒招之，造饮必尽，期在必醉。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。环堵萧然，不蔽风日，短褐穿结，箪瓢屡空，晏如也。常著文章自娱，颇示己志，忘怀得失，以此自终。”其自序如此，时人谓之实录。

以亲老家贫，起为州祭酒，不堪吏职，少日自解归。州召主簿，不就，躬耕自资，遂抱羸疾。复为镇军、建威参军，谓亲朋曰：“聊欲弦歌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？”执事者闻之，以为彭泽令。在县，公田悉令种秫谷，曰：“令吾常醉于酒足矣。”妻子固请种粳。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，五十亩种粳。素简贵，不私事上官。郡遣督邮至县，吏白应束带见之，潜叹曰：“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，拳拳事乡里小人邪！”义熙二年，解印去县，乃赋《归去来兮辞》。其辞曰：

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胡不归？既自以心为形役，奚惆怅而独悲？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。实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。舟遥遥以轻飏，风飘飘而吹衣，问征夫以前路，恨晨光之希微。乃瞻衡宇，载欣载奔。僮仆来迎，稚子侯门。三径就荒，松菊犹存。携幼入室，有酒盈樽。引壶觞以自酌，眄庭柯以怡颜，倚南窗以寄傲，审容膝之易安。园日涉而成趣，门虽设而常关；策扶老而流憩，时翹首而遐观。云无心而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；景翳翳其将入，抚孤松而盘桓。

归去来兮，请息交以绝游，世与我而相遗，复驾言兮焉求！悦亲戚

之情话，乐琴书以消忧。农人告余以春暮，将有事乎西畴。或命巾车，或棹孤舟，既窈窕以寻壑，亦崎岖而经丘。木欣欣以向荣，泉涓涓而始流，善万物之得时，感吾生之行休。

已矣乎！寓形宇内复几时，曷不委心任去留，胡为乎遑遑欲何之？富贵非吾愿，帝乡不可期。怀良辰以孤往，或植杖而芸耔，登东皋以舒啸，临清流而赋诗；聊乘化而归尽，乐夫天命复奚疑！

顷之，征著作郎，不就。既绝州郡觐谒，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、宠遵等或有酒要之，或要之共至酒坐，虽不识主人，亦欣然无忤，酣醉便反。未尝有所造诣，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。

刺史王弘以元熙中临州，甚钦迟之，后自造焉。潜称疾不见，既而语人云：“我性不狎世，因疾守闲，幸非洁志慕声，岂敢以王公纡轸为荣邪！夫谬以不贤，此刘公干所以招谤君子，其罪不细也。”弘每令人候之，密知当往庐山，乃遣其故人庞通之等赍酒，先于半道要之。潜既遇酒，便引酌野亭，欣然忘进。弘乃出与相见，遂欢宴穷日。潜无履，弘顾左右为之造履。左右请履度，潜便于坐申脚令度焉。弘要之还州，问其所乘，答云：“素有脚疾，向乘蓝舆，亦足自反。”乃令一门生二儿共舁之至州，而言笑赏适，不觉其有羡于华轩也。弘后欲见，辄于林泽间候之。至于酒米乏绝，亦时相贻。

其亲朋好事，或载酒肴而往，潜亦无所辞焉。每一醉，则大适融然。又不营生业，家务悉委之儿仆。未尝有喜愠之色，惟遇酒则饮，时或无酒，亦雅咏不辍。尝言夏月虚闲，高卧北窗之下，清风飒至，自谓羲皇上人。性不解音，而畜素琴一张，弦徽不具，每朋酒之会，则抚而和之，曰：“但识琴中趣，何劳弦上声！”以宋元嘉中卒，时年六十三，所有文集并行于世。

史臣曰：君子之行殊途，显晦之谓也。出则允厘庶政，以道济时；处则振拔嚣埃，以卑自牧。详求厥义，其来夙矣。公和之居窟室，裳唯编草，诫叔夜而凝神鉴；威辇之处丛祠，衣无全帛，对子荆而陈贞则：并灭景而弗追，柳禽、尚平之流亚。夏统远迓称其孝友，宗党高其谅直，歌《小海》之曲。则伍胥犹存；固贞石之心，则公闾尤愧，时幸洛滨之观，信乎兹言。宋纤幼怀远操，清规映拔，杨

宣颂其画像，马岌叹其人龙，玄虚之号，实期为美。余之数子，或移病而去官，或著论而矫俗，或箕踞而对时人，或弋钓而栖衡泌，含和隐璞，乘道匿辉，不屈其志，激清风于来叶者矣。

赞曰：厚秩招累，修名顺欲。确乎群士，超然绝俗。养粹岩阿，销声林曲。激贪止竞，永垂高躅。

译文：

陶潜，字元亮，是大司马陶侃的曾孙。祖父陶茂，曾任武昌太守。他少年时心怀高尚，知识渊博善于做文章，洒脱大方不拘谨，自得于真性情，被乡里邻居所看重。曾经作《五柳先生传》来形容自己：“先生不知道是什么人，不知道姓名，房子旁边有五棵柳树，所以以此为号。清闲安静少说话，不爱慕虚荣实利。喜欢读书，却不去穷根究底的解释，一旦对书的内容有所感悟，就高兴得忘了吃饭。本性爱喝酒，可是家里穷不能经常得到。亲朋故旧知道这样，有时就置办酒招他过来，他去饮酒一定会喝完，目的是一定要醉。醉以后回去，一点也不收敛情绪。家里四壁空空，不能遮阳挡雨，旧衣衫十分破烂，盛饭的容器经常空着，也不在意。经常写文章来自娱自乐，很能显示自己的志向，不计较得失，用这来结束自己一生。”他的自序是这样，当世人说是实录。

偃兆因为他亲人年迈家里贫穷，任用他为州祭酒。他不能忍受官吏这个职务，没几天就自己回家了。州里聘用他为主簿，不去，自己种田来养活自己，于是得了瘦弱的病。又做镇军、建威参军，对亲戚朋友说：“想做个文官，来挣些补贴家用的钱（意译）。”管这些事的人听说了，任用他为彭泽令。在县里，公田全部命令种秫谷（可酿酒），说：“让我一直醉酒就够了。”妻子和孩子坚持请求种粳米。于是命令一顷五十亩种秫，五十亩种粳米。向来简朴自爱，不谄媚长官。郡里派遣督邮到他的县，他的下属说应该束上带子（穿正装）见督邮，陶潜叹息说：“我不能为五斗米（这些俸禄）弯

腰（丧失尊严），小心谨慎的为乡下的小人做事啊！”义熙二年，将印绶交还离开了彭泽县，于是作了《归去来兮辞》。辞是这样写的：回去吧，田园快要荒芜了，为什么还不回！既然自认为心志被形体所役使，又为什么惆怅而独自伤悲？认识到过去的错误已经不可挽回，知道未来的事还来得及补救。实在是误入迷途还不算太远，已经觉悟到今天“是”而昨天“非”。船在水面轻轻地飘荡着前进，微风徐徐地吹动着上衣。向行人打听前面的道路，遗憾的是天刚刚放亮。刚刚看见了自家的房子，一边高兴，一边奔跑。童仆欢喜地前来迎接，幼儿迎候在家门。庭院小路虽将荒芜，却喜园中松菊还存。我拉着幼儿走进内室，屋里摆着盛满酒的酒樽。拿过酒壶酒杯来自斟自饮，看看院子里的树木，觉得很愉快。靠着南窗寄托着我的傲世情怀，深知住在小屋里反而容易安适。天天在园子里散步自成乐趣，尽管设有园门却常常闭关。拄着手杖或漫步或悠闲地随处休息，不时地抬起头来向远处看看。云烟自然而然地从山洞飘出，鸟儿飞倦了也知道回还。日光渐暗太阳将快要下山，我抚摸着孤松而流连忘返。

回去吧，让我同外界断绝交游。既然世俗与我乖违相悖，我还驾车出游有什么可求？亲戚间说说知心话儿叫人心情欢悦，抚琴读书可藉以解闷消愁。农人们告诉我春天已经来临，我将要到西边去耕耘田亩。有时坐着有布篷的小车，有时划着一只小船。既探寻幽深曲折的山沟，也经过道路崎岖的小丘。树木长得欣欣向荣，泉水开始涓涓奔流。羡慕万物恰逢繁荣滋长的季节，感叹我的一生将要结束。算了吧！身体寄托在天地间还能有多少时候（活在世上还能有多久）？为什么不随心所欲，听凭自然地生死？为什么心神不定啊，想要到哪里去？企求富贵不是我的心愿，修仙成神是没有希望的。爱惜美好的时光，独自外出。有时扶着拐杖除草培苗。登上东边的高冈，放声呼啸。面对清清的流水吟诵诗篇。姑且顺随自然的变化，度到生命的尽头。乐安天命，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？

不久，被征召为著作郎，没有上任。辞绝州郡长官的拜见后，他的同乡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、宠遵等邀请他喝酒，或者邀请他一起去酒馆坐坐，虽然不认识主人，仍很高兴不害怕，喝的大醉就回家。不曾有拜访别人，到过的地方只有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。

... ...

在夏天的月夜，得空闲时，高卧在北窗之下，清风突然扑面而来，感觉自己象羲皇。陶潜不懂音乐，但却备有一张琴，琴没有五音，每逢朋友在一起喝酒，就抚琴和着琴音说："只要懂得琴中的真意所在，何必要劳烦琴弦发出声音呢。" 陶潜宋元嘉年中去世，享年六十三岁，文集流传于世。

宋书·陶潜传

沈约

陶潜，字渊明，或云渊明，字元亮，寻阳柴桑人也，曾祖侃，晋大司马。潜少有高趣，尝著《五柳先生传》以自况，曰：

先生不知何许人，不详姓字，宅边有五柳树，因以为号焉。闲静少言，不慕荣利。好读书，不求甚解，每有会意，欣然忘食。性嗜酒，而家贫不能恒得。亲旧知其如此，或置酒招之。造饮辄尽，期在必醉，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。环堵萧然，不蔽风日，短褐穿结，箠瓢屡空，晏如也。尝著文章自娱，颇示己志，忘怀得失，以此自终。

其自序如此，时人谓之实录。亲老家贫，起为州祭酒，不堪吏职，少日，自解归。州召主簿，不就。躬耕自资，遂抱羸疾，复为镇军、建威参军。谓亲朋曰：「聊欲弦歌，以为三径之资，可乎？」执事者闻之，以为彭泽令。公田悉令吏种秫稻。妻子固请种粳，乃

使二顷五十亩种秫，五十亩种粳。郡遣督邮至，县吏白应束带见之。潜叹曰：「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。」即日解印绶去职。赋《归去来》，其词曰：

归去来兮，园田荒芜胡不归。既自以心为形役，奚惆怅而独悲。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。实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。舟遥遥以轻飏，风飘飘而吹衣。问征夫以前路，恨晨光之希微。

乃瞻衡宇，载欣载奔。僮仆欢迎，稚子候门。三径就荒，松菊犹存。携幼入室，有酒盈樽。引壶觴而自酌，盼庭柯以怡颜。倚南窗而寄傲，审容膝之易安。园日涉而成趣，门虽设而常关。策扶老以流憩，时矫首而遐观，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。景翳翳其将入，抚孤松以盘桓。

归去来兮，请息交而绝游，世与我以相遗，复驾言兮焉求。说亲戚之情话，乐琴书以消忧。农人告余以上春，将有事于西畴。或命巾车，或棹扁舟。既窈窕以穷壑，亦崎岖而经丘。木欣欣以向荣，泉涓涓而始流。善万物之得时，感吾生之行休。

已矣乎，寓形宇内复几时，奚不委心任去留，胡为遑遑欲何之。富贵非吾愿，帝乡不可期。怀良辰以孤往，或植杖而耘耔。登东皋以舒啸，临清流而赋诗。聊乘化以归尽，乐夫天命复奚疑。

义熙末，征著作佐郎，不就。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，不能致也。潜尝往庐山，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。潜有脚疾，使一门生二儿舆篮舆，既至，欣然便共饮酌，俄顷弘至，亦无忤也。先是，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，在寻阳，与潜情款。后为始安郡，经过，日日造潜，每往必酣饮致醉。临去，留二万钱与潜，潜悉送酒家，稍就取酒。尝九月九日无酒，出宅边菊丛中坐久，值弘送酒至，即便就酌，醉而后归。潜不解音声，而畜素琴一张，无弦，每

有酒适，辄抚弄以寄其意。贵贱造之者，有酒辄设，潜若先醉，便语客：「我醉欲眠，卿可去。」其真率如此。郡将候潜值其酒熟，取头上葛巾漉酒，毕，还复著之。

潜弱年薄官，不洁去就之迹。自以曾祖晋世宰辅，耻复屈身后代，自高祖王业渐隆，不复肯仕。所著文章，皆题其年月，义熙以前，则书晋氏年号；自永初以来，唯云甲子而已。与子书以言其志，并为训戒曰：

天地赋命，有往必终，自古贤圣，谁能独免。子夏言曰：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」四友之人，亲受音旨，发斯谈者，岂非穷达不可妄求，寿夭永无外请故邪。吾年过五十，而穷苦荼毒，家贫弊，东西游走。性刚才拙，与物多忤，自量为己，必贻俗患，僂俛辞世，使汝幼而饥寒耳。常感孺仲贤妻之言，败絮自拥，何惭儿子。此既一事矣。但恨邻靡二仲，室无莱妇，抱兹苦心，良独罔罔。

少年来好书，偶爱闲静，开卷有得，便欣然忘食。见树木交荫，时鸟变声，亦复欢尔有喜。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，遇凉风暂至，自谓是羲皇上人。意浅识陋，日月遂往，缅求在昔，眇然如何。疾患以来，渐就衰损，亲旧不遗，每以药石见救，自恐大分将有限也。恨汝辈稚小，家贫无役，柴水之劳，何时可免，念之在心，若何可言。然虽不同生，当思四海皆弟兄之义。鲍叔、敬仲，分财无猜；归生、伍举，班荆道旧，遂能以败为成，因丧立功。他人尚尔，况共父之人哉！颍川韩元长，汉末名士，身处卿佐，八十而终，兄弟同居，至于没齿。济北汜稚春，晋时操行人也，七世同财，家人无怨色。《诗》云：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」汝其慎哉！吾复何言。

又为《命子诗》以贻之曰：

悠悠我祖，爰自陶唐。邈为虞宾，历世垂光。御龙勤夏，豸韦

翼商。穆穆司徒，厥族以昌。纷纭战国，漠漠衰周。凤隐于林，幽人在丘。逸虬挠云，奔鲸骇流。天集有汉，眷予愍侯。于赫愍侯，运当攀龙。抚剑凤迈，显兹武功。参誓山河，启土开封。亹亹丞相，允迪前踪。浑浑长源，蔚蔚洪柯。群川载导，众条载罗。时有默语，运固隆污。在我中晋，业融长沙。桓桓长沙，伊勋伊德。天子畴我，专征南国。功遂辞归，临宠不惑。孰谓斯心，而可近得。肃矣我祖，慎终如始。直方二台，惠和千里。于皇仁考，淡焉虚止。寄迹凤运，冥兹愠喜。嗟余寡陋，瞻望靡及。顾惭华鬓，负景只立。三千之罪，无后其急。我诚念哉，呱闻尔泣。卜云嘉日，占尔良时。名尔曰俨，字尔求思。温恭朝夕，念兹在兹。尚想孔伋，庶其企而。厉夜生子，遽而求火。凡百有心，奚待于我。既见其生，实欲其可。人亦有言，斯情无假。日居月诸，渐免于孩。福不虚至，祸亦易来。夙兴夜寐，愿尔斯才。尔之不才，亦已焉哉。

潜元嘉四年卒，时年六十三。

《陶渊明传》《昭明文选》

陶渊明，字元亮。或云潜，字渊明。浔阳柴桑人也。曾祖侃，晋大司马。渊明少有高趣，博学，善属文；颖脱不群，任真自得。尝著《五柳先生传》以自况，时人谓之实录。

家贫亲老，起为州祭酒；不堪吏职，少日自解归。州召主簿，不就。躬耕自资，遂抱羸疾。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，偃卧瘠馁有日矣。道济谓曰：“贤者处世，天下无道则隐，有道则至；今子生文明之世，奈何自苦如此？”对曰：“潜也何敢望贤，志不及也。”道济馈以粱肉，麾而去之。

后为镇军、建威参军，谓亲朋曰：“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，可乎？”执事者闻之，以为彭泽令。不以家累自随，送一力给其子，书曰：“汝旦夕之费，自给为难，今遣此力，助汝薪水之劳。此亦人子

也，可善遇之。”公田悉令吏种秫，曰：“吾常得醉于酒足矣！”妻子固请种粳，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，五十亩种粳。岁终，会郡遣督邮至，县吏请曰：“应束带见之。”渊明叹曰：“我岂能为五斗米，折腰向乡里小儿！”即日解绶去职，赋《归去来》。征著作郎，不就。

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，不能致也。渊明尝往庐山，弘命渊明故人庞通之赍酒具，于半道栗里之间邀之。渊明有脚疾，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；既至，欣然便共饮酌。俄顷弘至，亦无违也。

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，在当阳与渊明情款，后为始安郡，经过浔阳，日造渊明饮焉。每往，必酣饮致醉。弘欲邀延之坐，弥日不得。延之临去，留二万钱与渊明；渊明悉遣送酒家，稍就取酒。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，久之，满手把菊，忽值弘送酒至；即便就酌，醉而归。渊明不解音律，而蓄无弦琴一张，每酒适，辄抚弄以寄其意。贵贱造之者，有酒辄设。渊明若先醉，便语客：“我醉欲眠，卿可去！”其真率如此。郡将尝候之，值其酿熟，取头上葛巾漉酒，漉毕，还复著之。

时周续之入庐山，事释慧远；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，渊明又不应征命，谓之浔阳三隐。后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，与学士祖企、谢景夷三人，共在城北讲礼，加以雘校。所住公廨，近于马队。是故渊明示其诗云：“周生述孔业，祖谢响然臻；马队非讲肆，校书亦已勤。”

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，与其同志。自以曾祖晋世宰辅，耻复屈身后代，自宋高祖王业渐隆，不复肯仕。元嘉四年将复征命，会卒。时年六十三。谥号靖节先生。

译文：

陶渊明，字元亮。有人说他叫陶潜，字渊明。浔阳柴桑（今江西九江境内）人。他的曾祖父陶侃，是晋朝的大司马（官职名）。陶渊明少年时就有很高的志向，博学多识，擅长写文章；聪颖洒脱，

卓尔不群，任性率真，清高自负。曾经著作《五柳先生传》自娱自乐，当时的人称这本书为实录。

孝敬老人，家里很穷，被起用任命为州祭酒（官职名），忍受不了官场琐事，不久自己弃官回家了。州郡召他担任主簿，没有接受。亲自耕种自给自足，得了疾病。江州刺史（官职名）檀道济前去探望他，陶渊明卧床挨饿好几天了。檀道济说：“贤人处世，朝廷无道就隐居，政治开明就出来做官，如今你生在开明盛世，为什么自己如此糟践自己呢？”陶渊明回答说：“我怎敢充当贤人，我的志向比不上他们。”檀道济送给他粮食和肉，他却挥手叫檀道济离开。

后来担任镇军、建威参军（官职名）。陶渊明对亲戚朋友说：“我打算当一个小县的县令过隐居的生活，可以吗？”当政者听说后，调任他为彭泽县令。不带家眷独自上任，送了一个劳力给他的儿子，写信说：“你每天的用度，要自给自足，现在派给你一个佣人，帮助你砍柴打水。他也是别人的儿子，你要善待他。”官府的公田都让人种高粱，说：“我常常能喝醉酒就够了。”妻子、儿子坚持要求种粮食，于是下令二顷五十亩的田地种高粱，五十亩种粮食。年终，恰逢州郡派督邮（官职名）到彭泽县，下属请示陶渊明确说：“您应该束束整齐穿官服面见他。”陶渊明叹气说：“我怎么能为了五斗米，向乡里小人折腰！”当天就解下官印辞去官职，写了一篇《归去来》赋。朝廷征聘他为著作郎（官职名），没有接受。

江州刺史王弘打算和他结交，却请不来他。陶渊明曾经去庐山，王弘让陶渊明的老朋友庞通之准备酒席，在半路粟里（地名）邀请他。陶渊明脚上有病，让一个门生和两个儿子交替抬轿，到了以后，欣然和庞通之一同饮酒。不一会王弘到了，陶渊明也没有抵触的情绪。起初颜延之（人名）担任刘柳后军功曹（官职名），在浔阳和陶渊明有交情，后来到始安郡做官，经过污阳（地名），常常到陶渊明的住所饮酒。每次去，都要畅饮直到喝醉。王弘打算邀请颜延之赴宴，整天都找不到。颜延之临调走的时候，留下二万钱给陶渊

明；陶渊明全部送给酒店，以便一来就能喝酒。曾经在九月九日在房子边上菊花丛中闲坐，时间长了，采了一手菊花，忽然赶上王弘送酒来了，随即就喝，喝醉才回去。陶渊明不懂音律，却保存了一张无弦琴，每次喝酒喝到酣畅之处，都弹拨一番寄托新意。来拜访的人不论贵贱，只要有酒就招待他们。陶渊明如果先喝醉，就告诉客人：“我喝醉了要睡觉，你可以走了。”他的天真直率达到这种地步。郡将（官职名）曾经来拜访他，正赶上他酿的酒糟熟了，陶渊明就用头上的葛巾筛酒，筛完，又把头巾扎在头上。当时周续之（官职名）来到庐山，跟随慧远法师学佛，彭城人刘遗民也隐居在匡山，陶渊明又不接受朝廷征聘，他们号称“浔阳三隐”。后来刺史檀韶苦苦请求周续之出山，和学者祖企、谢景夷三人，一起在城北讲授《礼记》，给他们“雒校”的官衔。他们住的公寓，就好像是马队。所以陶渊明写诗给他们说：

“周生述孔业，祖谢响然臻；马队非讲肆，校书亦已勤。”

陶渊明的妻子翟氏也能安于勤劳清苦，和陶渊明志趣相同。自认为曾祖父是晋朝的宰相，耻于在后一个朝代降低身份，自从宋高祖（南北朝时期的宋，宋高祖刘裕）的基业渐渐兴盛，再不愿意做官。元嘉（南北朝宋文帝年号）四年将要接受朝廷征聘，恰好去世了，时年六十三岁。谥号叫做靖节先生。

南史 -> 卷七十五 列传第六十五 隐逸上

陶潜字渊明，或云字深明，名元亮。寻阳柴桑人，晋大司马侃之曾孙也。少有高趣，宅边有五柳树，故常著五柳先生传云：

- 6  先生不知何许人，不详姓字。闲静少言，不慕荣利。好读书，不求甚解，每有会意，欣然忘食。性嗜酒，而家贫不能恒得。亲旧知其如此，或置酒招之，造饮辄尽，期在必醉。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。环堵萧然，不蔽风日，短褐穿

结，箪瓢屡空，晏如也。常著文章自娱，颇示己志，忘怀得失，以此自终。其自序如此。盖以自况，时人谓之实录。

- 7  亲老家贫，起为州祭酒，不堪吏职，少日自解而归。州召主簿，不就，躬耕自资，遂抱羸疾。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，偃卧瘠馁有日矣，道济谓曰：「夫贤者处世，天下无道则隐，有道则至。今子生文明之世，奈何自苦如此。」对曰：「潜也何敢望贤，志不及也。」道济馈以粱肉，麾而去之。
- 8  后为镇军、建威参军，谓亲朋曰：「聊欲弦歌，以为三径之资，可乎？」执事者闻之，以为彭泽令。不以家累自随，送一力给其子，书曰：「汝旦夕之费，自给为难，今遣此力，助汝薪水之劳。此亦人子也，可善遇之。」公田悉令吏种秫稻，妻子固请种粳，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，五十亩种粳。
- 9  郡遣督邮至县，吏白应束带见之。潜叹曰：「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。」即日解印绶去职，赋归去来以遂其志，曰：
- 10  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胡不归？既自以心为形役兮，奚惆怅而独悲。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。实迷涂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。舟遥遥以轻扬，风飘飘而吹衣，问征夫以前路，恨晨光之熹微。乃瞻衡宇，载欣载奔，僮仆欢迎，弱子候门。三径就荒，松菊犹存，携幼入室，有酒盈樽。引壶觞而自酌，眄庭柯以怡颜，倚南窗而寄傲，审容膝之易安。园日涉而成趣，门虽设而常关。策扶老以流憩，时矫首而遐观。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。景翳翳其将入，抚孤松而盘桓。
- 11  归去来兮，请息交以绝游，世与我而相遗，复驾言兮焉求。悦亲戚之情话，乐琴书以消忧，农人告余以春及，将有事于西畴。或命巾车，或棹扁舟，既窈窕以穷壑，亦崎岖而经

丘。木欣欣以向荣，泉涓涓而始流，善万物之得时，感吾生之行休。已矣乎，寓形宇内复几时，曷不委心任去留，胡为遑遑欲何之。富贵非吾愿，帝乡不可期。怀良辰以孤往，或植杖而芸耔。登东皋以舒啸，临清流而赋诗，聊乘化以归尽，乐夫天命复奚疑。

- 12 >> 义熙末，徵为著作佐郎，不就。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，不能致也。潜尝往庐山，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。潜有脚疾，使一门生二儿举篮舆。及至，欣然便共饮酌，俄顷弘至，亦无忤也。
- 13 >> 先是，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，在寻阳与潜情款。后为始安郡，经过潜，每往必酣饮致醉。弘欲要延之一坐，弥日不得。延之临去，留二万钱与潜，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。尝九月九日无酒，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。逢弘送酒至，即便就酌，醉而后归。
- 14 >> 潜不解音声，而畜素琴一张。每有酒适，辄抚弄以寄其意。贵贱造之者，有酒辄设。潜若先醉，便语客：「我醉欲眠卿可去。」其真率如此。郡将候潜，逢其酒熟，取头上葛巾漉酒，毕，还复著之。潜弱年薄宦，不洁去就之迹。自以曾祖晋世宰辅，耻复屈身后代，自宋武帝王业渐隆，不复肯仕。所著文章，皆题其年月。义熙以前，明书晋氏年号，自永初以来，唯云甲子而已。与子书以言其志，并为训戒曰：
- 15 >> 吾年过五十，而穷苦荼毒。性刚才拙，与物多忤。自量为己，必贻俗患。僂俛辞事，使汝幼而饥寒耳。常感孺仲贤妻之言，败絮自拥，何惭儿子。此既一事矣。但恨邻靡二仲，室无莱妇，抱兹苦心，良独惴惴。少来好书，偶爱闲靖，开卷有得，便欣然忘食。见树木交荫，时鸟变声，亦复欢尔有喜。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，遇凉风暂至，自谓是羲皇上人。

意浅识陋，日月遂往，疾患以来，渐就衰损。亲旧不遗，每有药石见救，自恐大分将有限也。汝辈幼小，家贫无役，柴水之劳，何时可免。念之在心，若何可言。然虽不同生，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。鲍叔、敬仲，分财无猜，归生、伍举，班荆道旧，遂能以败为成，因丧立功。佗人尚尔，况共父之人哉。颍川韩元长，汉末名士，身处卿佐，八十而终，兄弟同居，至于没齿。济北泛幼春，晋时操行人也。七世同财，家人无怨色。诗云「高山景行」，汝其慎哉。又为命子诗以贻之。

- 16 >> 元嘉四年，将复徵命，会卒。世号靖节先生。其妻翟氏，志趣亦同，能安苦节，夫耕于前，妻锄于后云。
- 17 >> 宗少文，南阳涅阳人也。祖承，宜都太守。父繇之，湘乡令。母同郡师氏，聪辩有学义，教授诸子。
- 18 >> 少文善居丧，为乡闾所称。宋武帝既诛刘毅，领荆州，问毅府谘议参军申永曰：「今日何施而可？」永曰：「除其宿衅，倍其惠泽，贯叙门次，显擢才能，如此而已。」武帝纳之，乃辟少文为主簿，不起，问其故。答曰：「栖丘饮谷，三十余年。」武帝善其对而止。
- 19 >> 少文妙善琴书图画，精于言理，每游山水，往辄忘归。征西长史王敬弘每从之，未尝不弥日也。乃下入庐山，就释慧远考寻文义。兄臧为南平太守，逼与俱还，乃于江陵三湖立宅，闲居无事。武帝召为太尉行参军，骠骑道怜命为记室参军，并不就。
- 20 >> 二兄早卒，孤累甚多，家贫无以相贍，颇营稼穡。人有饷遗，并受之。武帝敕南郡长给吏役，又数致饷赆。后子弟从禄，乃悉不复受。武帝开府辟召，下书召少文与雁门周续之并为太尉掾，皆不起。宋受禅及元嘉中频征，并不应。妻罗

氏亦有高情，与少文协趣。罗氏没，少文哀之过甚，既乃悲情顿释，谓沙门释慧坚曰：「死生之分，未易可达，三复至教，方能遣哀。」衡阳王义季为荆州，亲至其室，与之欢宴，命为谘议参军，不起。好山水，爱远游，西陟荆、巫，南登衡岳，因结宇衡山，欲怀尚平之志。有疾还江陵，叹曰：「老疾俱至，名山恐难遍睹，唯澄怀观道，卧以游之。」凡所游履，皆图之于室，谓之「抚琴动操，欲令众山皆响」。古有金石弄，为诸桓所重，桓氏亡，其声遂绝，唯少文传焉。文帝遣乐师杨观就受之。少文孙测，亦有祖风。

- 21  测字敬微，一字茂深，家居江陵。少静退，不乐人间。叹曰：「家贫亲老，不择官而仕，先哲以为美谈，余窃有感。诚不能潜感地金，冥致江鲤，但当用天之道，分地之利。孰能食人厚禄，忧人重事乎？」
- 22  齐骠骑豫章王嶷徵为参军，不起，测答府云：「何为谬伤海鸟，横斤山木。」母丧，身自负土，植松柏。嶷复遣书请之，辟为参军。测答曰：「性同鳞羽，爱止山壑，眷恋松云，轻迷人路。纵宕岩流，有若狂者，忽不知老至。而今鬓已白，岂容课虚责有，限鱼鸟慕哉。」
- 23  永明三年，诏徵太子舍人，不就。欲游名山，乃写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图于壁上。测长子宾宦在都，知父此旨，便求禄还为南郡丞，测遂付以家事。刺史安陆王子敬、长史刘寅以下皆赠送之，测无所受，赍老子、庄子二书自随。子孙拜辞悲泣，测长啸不视，遂往庐山，止祖少文旧宅。
- 24  鱼复侯子响为江州，厚遣赠遗。测曰：「少有狂疾，寻山采药，远来至此，量腹而进松术，度形而衣薜萝，淡然已足，岂容当此横施。」子响命驾造之，测不见。后子响不告而来，奄至所住，测不得已，巾褐对之，竟不交言。子响不悦

而退。侍中王秀之弥所钦慕，乃令陆探微画其形与己相对，又贻书曰：「昔人有图画侨、札，轻以自方耳。」王俭亦雅重之，赠以蒲褥笋席。

- 25 >> 顷之，测送弟丧还西，仍留旧宅永业寺，绝宾友，唯与同志庾易、刘虬、宗人尚之等往来讲说。荆州刺史随王子隆至镇，遣别驾宗忻口致劳问。测笑曰：「贵贱理隔，何以及此。」竟不答。建武二年，徵为司徒主簿，不就，卒。
- 26 >> 测善画，自图阮籍遇苏门于行鄣上，坐卧对之。又画永业佛影台，皆为妙作。好音律，善易、老，续皇甫谧高士传三卷。
- 27 >> 尝游衡山七岭，著衡山、庐山记。尚之字敬文，亦好山泽，徵辟一无所就，以寿终。
- 28 >> 彧之字叔粲，少文从父弟也。早孤，事兄恭谨。家贫好学，虽文义不逮少文，而真澹过之。征辟一无所就。宋元嘉初，大使陆子真观采风俗，三诣彧之。每辞疾不见，告人曰：「我布衣草菜之人，少长垄亩，何宜枉轩冕之客。」子真还，表荐之，又不就徵。卒于家。